

蘇佳玟

9月

## 回返時間體感的療癒《吉賽兒》

18  
2023

吉賽兒（羅德芭蕾舞團提供／攝影師人Aren Haur Liu）

2883 次瀏覽

文 蘇佳玟（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）

在西方時代語境下所建構的浪漫芭蕾，舞劇中白色芭蕾舞的意識型態與功能，某種層面是透過舞蹈提供當代集體精神療癒的需求。舞者肢體透過身體動傳遞出看不見的訊息，呼吸、轉化、躍升與追求，我觀看舞蹈，我在舞蹈中。

但經歷性別的疫情之後，我開始疑惑觀看身體在現場是否重要，而我發現當代藝術界多討論對於藝術能動性、提高互動連結的同時，很快的轉向「人類藝術家會被AI取代嗎？」、「藝術如何不恰被取代」的窺見，在此滾開閉鎖的同時，另一層已經伸入科技所提供的更迅速變遷的過往，享受人工智慧與虛擬真實、沈浸或疏離的想像的快感，疫情三年的身體，是被定位、鎖定的，被觀看的。

透過薄透的螢幕觀看扁平的身體，線上觀賞演出後我在思考，是不是因為隨時可以暫停、切換、回看，我也的身心也可以隨時登出。坐在一間隔絕出這樣想法，這個世代我們為什麼還要親臨現場觀看舞蹈？同時腦測會不會有人跟我一樣，透過線上占卜，虛擬點燈給媽拍油香，可以的話還是會選擇親自走一趟宮廟或教堂，由下雙膝跪在神桌前，感受香火繚繞盤旋在彼此氣息裡。

## 何以情動——映射與回應

以第二幕主旋律作為變奏，回演舞劇的結果，組織的預告暗示敘事中的主角吉賽兒，生命中即將經歷的敘事軸線。幕起，羅德芭蕾舞團《吉賽兒》第一個開場的驚喜是場景空間的營造，相對於古典芭蕾舞劇中既定透過具象化的構定，特定作為顯身人、物所處的時空，不同的是佈景繪畫式勾勒出不平衡的視覺體感，這朵擊球破除窳弊，收束在扭轉飄浮的綠絲，畫面中的不安穩，帶領觀眾主動展開探索，隨著觀眾的角度、視線轉動以及焦點移動，視覺接收與辨識，植物跳上了主畫面，建物又跟後一個層次，舞台下的身體被向前推進，離開了位置，並以前視的身體姿態視野觀看故事的推行。

為人所熟知的經典舞劇《吉賽兒》，其文本描述主角生命中經歷的理性與悲壯，舞蹈本身具有非語言、非文字的表达傳達，透過舞者身體的動靜、音樂與動作情緒同步位移或轉折，召喚與連結觀看共同情感經驗，舞台上舞者傳遞的意象、原作編舞者在其文化脈絡下意識的借身現形、人與非人的關係情結投射。喜歡看《吉賽兒》的觀眾一定不陌生，第一幕在經典中被等待出現的，「吉賽兒攜取花朵，透過一瓣一瓣的分離花朵占卜愛情」，應對愁緒細微表現吉賽兒的情緒轉折，由意圖的產生、象徵與隱喻的推測、得到結果的失望、企圖改變命運的行動、自我和解的歡愉。而這樣傳遞出來的訊息，透過古典芭蕾舞劇的敘事線，很容易了解連結表演者的舉動與意圖，動作所指的意向、與我的關聯，從第一人稱「設身」進入，也從對方處境「處地」經歷，這不僅是觀眾既存經驗與邏輯推演，也是來自我們圓中映射（mirror）類似經驗的回應，對愛產生渴求的心緒神會與感同身受。

## 看見時間軌跡的感動

欣賞芭蕾舞時身體與情緒會隨著舞者延展，這個開展的同時也帶來時間感，法國哲學家Badiou在《Dance, Thing and Event》裡「Dance as a Metaphor for Thought」篇章，有一段對於舞蹈很美的描述：「舞蹈最美麗的是在運動過程發生與進行，而身體在運動完成後也消逝。」芭蕾舞者的身體即是時間的顯化，應時的精確與操作，臣服在轉瞬即逝，而芭蕾舞體裁身體能力的複雜特質，超越地心引力的動作設計，帶領觀看經歷時間感的中介是舞者的身體，這場演出讓觀眾驚喜與順利抵達的舞者舞步深沃伯特（Albert）的絲捷演繹，扎實沉澱的動作技術與表演表現，戲劇手勢的動作象徵的演繹，流瀉細緻的氣息，兼具熱情與優雅的個人特質，有別於一般我們對於《吉賽兒》王子角色因為身份設定的理所當然，情感鮮明而立體，讓角色從劇中跳躍出來。另一位讓現場原意圖的舞者第二幕舞演吉賽兒的黃道樺，肢體與情感表達精準穩定：「非隨意」的動作表現，或收或放，或立或化，平衡蘊含內在力量的流轉，芭蕾舞作裡的獨立（Relevé），其動作像是隨時拔起，其反背是如何沉澱，在此身體運動之中，足部經歷分解與揉和，而這是時間推行與穿越所帶來的身體景觀。

## 時代下文本轉向與指向

芭蕾舞並非停滯於歷史，它正經歷時代文化意義的翻動，從十八世紀諾維爾（Jean-Georges Noverre）將芭蕾舞從歌劇中獨立出來，二十世紀佛金（Michel Fokine）讓男舞者擺脫站在女舞者身後扶舉的角色，而十九世紀的社會型態其價值則在於引領群眾進入劇場，試圖鬆綁工廠機械束縛，人們面臨不同於以往的秩序，現實生活的勞動疲乏與枯燥緊迫，藉由「白色芭蕾」【1】中幽微呈現如夢之夢的情境，劇場再進場域與虛幻空間，得以暫時離境與抽離，尋求心靈的滿足與昇昇。尤其在《吉賽兒》第二幕「白色芭蕾舞」中「人與非人」的情境，亦是回扣人離世後，願俟的存有與價值的探討，非真實的顯現，來回穿梭在真實世界裡。

當代編舞家採用《吉賽兒》文本作為融合當代意義的借身，從愛與理想的衝突原型作為重新想像的途徑。其中，美國哈林舞蹈劇場（Dance Theater Harlem）1984年首演的《克里奧爾吉賽兒》（Creole Giselle）【2】，將吉賽兒的時空移到1840年的路易西安納州，歐洲中心的作品轉化為黑人為中心；2016年英國國家芭蕾舞團與編舞家阿高部·汗（Akram Khan）合作，重新詮釋經典芭蕾舞劇《吉賽兒》，將吉賽兒化身移工，拉出原作隱藏在浪漫故事下的經濟、權力結構等元素【3】，發論資本主義下的身份階級；2011年台北室內芭蕾舞團編舞家余能盛，將法國鄉村吉賽兒移動到台灣職工廠，圍繞因社會階級、貧富不均而發生的愛情悲劇。

但不論編改或動作語言的重新構建，從跨文化場域的敘事到社會階層與族群關係的探討，同一個指向是透過《吉賽兒》文本裡舞蹈身體所傳遞的是人性本質中，對愛的渴求。

## 身體的回返

2023年是後疫情時代經歷一個特別的身體感，避免人作為傳播的途徑，無形有形的限制與隔閡，身體隔絕與人的沾染傳遞與感染，藉由保持透透與真空乾淨確保安全，抽離空間、抽離時間、抽離身體。為了讓處在保鮮罩裡的人能繼續繫繫關係，各種對話工具、軟體、視窗錄播擠出來，等著上線、等著下線。羅德芭蕾舞團《吉賽兒》是我在疫情之後第一輪觀賞的芭蕾舞劇，我好奇從1991年那一個晚上在高雄文化中心廣場，閉上眼睛就會看到舞者飄逸的舞姿身影、伴隨著音樂迴繞，這個愉悅的感覺。這個身體到底是什麼？觀看展演需要改變場域，進入這空間前我需要移動，身體行動的途徑上，我感受氣候、溫度、交通狀況、與人對話，進場前在前台熱烈的寒暄問好、中場時尋找廣播與語近況，觀演後與在場的朋友交流分享，透過社群媒體上看見彼此合照，從每則動感文字感受描述這場演出的感動與看見，回返時間消融，真實存在的療癒。

## 註解

- 1、吳素芬：浪漫芭蕾中「白色芭蕾」之意象特徵 Symbolic Feature of "Ballet Blanc" in Romantic Ballet。美第第189期。
- 2、《克里奧爾人吉賽兒》參閱舞團官網
- 3、魏君穎，重新想像《吉賽兒》阿塔那與英國國家芭蕾舞團手冊。表演藝術雜誌287，2016

## 《吉賽兒》

演出 | 羅德芭蕾舞團、羅德表演藝術劇場  
時間 | 2023/08/11 19:30  
地點 |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戲劇院

看點 | 投稿 2023 | 投稿評論 | 吉賽兒 | 羅德芭蕾舞團 | 羅德表演藝術劇場

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戲劇院 | 蘇佳玟